

地球脉动

到永和看黄河

◆沈俊峰



去永和,一直存有份私心。以前看过乾坤湾的照片,被那大美震撼,从此无法忘记。“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,最美不过乾坤湾”。

从地图上看,黄河自兰州北上,奔至内蒙古,转身从准格尔南下,在大地上游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“几”字,然后在陕西潼关附近继续东进,归入大海。

黄河南下有68公里流经永和,或许是对永和的厚爱和恩典,由北向南留下了七道大湾:英雄湾、永和关湾、郭家山湾、河汾里湾、白家山湾、仙人湾、于家咀湾,这七道湾像雄伟、壮阔的长龙,统称为乾坤湾。

为什么会叫乾坤湾呢?我径直去了仙人湾。站上山巅,眼前一派黄土高坡的世界,被绿植染得清清爽爽。黄河就在山下,我站立的山脚下。浩荡、辽阔、温驯、沉静、飘逸,像一条柔软的绸带,从峡谷间无声涌出,然后,飞扬出一个舒缓的大湾。大湾几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圆,在即将亲密合龙之时,却调皮地转身远去,连手也没有挥一下。碧空尽,天际流,唯见茫茫身影。诗仙说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,可此情此景,分明是“黄河之水天上回”了!

我能看见眼前的仙人湾,却又清晰地看见了一个完整的乾坤湾。特写与全景,交替出现在脑海。站在这里,谁都会把自己融入这天地之情。我兴奋地拍了许多照片,然后迫不及待地发到了朋友圈。做完这一切,我坐在一块石头上,静静地看黄河。我想把自己坐成一块石头。这么安静的黄河,我应该有一颗安静的心,才能懂她。

很快,有人留言问我:黄河怎么没有咆哮呢?是的,这个朋友和我一样,记忆中的黄河是咆哮的。“风在吼,马在叫,黄河在咆哮”,咆哮的经典或许是壶口瀑布,我还没有去过,但是,脑海中却有着无数次的记忆和贮藏,奔腾、怒吼、不屈不挠、永往直前,黄河似乎就是这个样子。我所站的这个山巅上,矗立着

一块伤痕累累的巨石,镌刻着诗人光未然的诗句:“我站在高山之巅,望黄河滚滚,奔向东南。惊涛澎湃,掀起万丈狂澜;浊流宛转,结成九曲连环;从昆仑山下奔向黄海之边……”

然而,我眼前的黄河是安静的,沉默、静思、不动声色,就像拥抱着她的山川大地、黄土高坡,厚德载物,大爱无言,怜爱苍生。这应该是黄河的另外一种性情。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,黄河的性情也代表了她的子民,咆哮过,但是更多的却是静默和思索。而我们却往往忽视了她的静默和思索。

可是,我还是看到了她当初寻找道路的急迫、艰难、张皇,甚至是慌不择路,以及,舍命的拼杀。她以求生向死的决心和力量,刺破一路上重重大山的围困,搏出了一条曲折而光明的大道,有了希望。这磅礴壮美的七道湾,不就是她在绝望中左冲右突的见证吗?乾坤湾的大美,也正是她艰难而闪光的足迹。她把喜怒哀乐都写在了脸上,真实,真诚。对大地忠诚,对子民忠诚。我相信真诚的力量。真诚包含了什么呢?真,肝胆相照;诚,推心置腹、不避风云。

忽然觉得黄河变得抽象起来,像一个符号,代表了苦难和沧桑,也代表了力量和信仰,苍老得像失去了时间概念的远古歌谣。有多苍老呢?我无法想象,据说是一百六十多万。然而,这个符号一直在心里,就像她的姊妹长江,让人心中踏实。此刻,她以水的柔情,再一次征服了我的灵魂。我看着她,她也在看着我,彼此无言,却似心有灵犀。我明白了,为什么每次面对黄河,我都会莫名地激动……

“从哪里能下到黄河去呢?”我很想跳进黄河,感受她胸怀的温暖。让我惊喜的是,于家咀湾就有一条沙石公路,可以直接将汽车开到黄河边上。

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站在黄河边上,倾听她的喘息和血脉的律动。她是那么伟岸和雄阔,我又

是那么渺小,不值一提。我激动,不敢下水,在岸边徘徊。河滩上有一片大大小小的石头,被冲刷得圆圆润润。无法想像这些石头的生命长久,唯有感动和敬畏。我捡起一个比拳头大些的河卵石,上面有一幅水墨山水般的图案,像一幅江山写意图。我如获至宝,决定把它带回家。因为看见它,我就像在黄河的怀抱里,不再孤单。

脱了鞋袜,小心翼翼地趟进黄河。那个感觉,真是奇妙。

都说跳进黄河洗不清,如果心中透亮,怎会洗不清呢?

浅水处露出一块长条形的沙滩。走上去,柔软湿滑,细腻如粉。脚踩进去,轻轻晃动,细沙会在水的作用下,悠悠颤颤,像极了细嫩的豆腐脑儿。忽地明白,这哪里是细沙,分明是沙面,是河水沉淀下来的细面一样的沙,那该有多细啊。走在河滩上,一双脚像是被丝绸包裹了,又像是踏在丝绸的地毯。

我和同伴都下了水,快乐如孩童,在水面上来回走,在沙面上来回走,不知疲倦,撩水、嘶喊、欢笑、跳跃,引得岸上的人也一起跟着欢笑。我试探着想往深处走,可是那幽深和流速,让我刹时清醒:这是举世无双的黄河!

河面上,有槐花的清香盈盈飘来,那是永和的槐花。有遥远的歌声袅袅传来,那是黄河的歌谣。有坚硬的温暖涌上心头,那是黄河的真诚。

到永和去看黄河吧。一个“和”字,穷尽了天下智慧,多少大书能解释得了?但是,乾坤湾自会给你答案。

作者简介:

沈俊峰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著有《在城里放羊》《在时光中流浪》《生命的红舞鞋》《正义的温暖》等,曾获冰心散文奖等多项文学奖项。

纪,就懂得用浑身的刺来保护自己了”,我对女儿说。

在一片片的栗子林中间,会有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,这是附近的人开辟出来的,种了一些容易生长的庄稼,比如高粱、绿豆、豇豆、玉米、落花生等,这些食物,出生在城里的小孩子们多是吃过的,知道它们的味道,却不知道它们是在什么样的“身体”上结出来的。摘了几枚提前熟透的绿豆荚给女儿,她站在小路上开心地剥起来,一粒粒翠绿的绿豆,从黑黄的豆荚中蹦了出来,像是迎接冲破黑暗带着新生的喜悦,这十来颗绿豆被女儿带回家放在玻璃杯里保存了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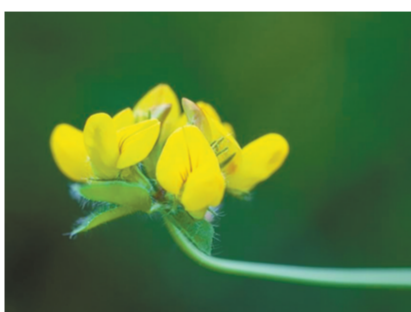
花生正是生长繁茂的时候,每一棵都是那么葱茏,每一片花生叶都是绿意盎然,让人喜欢。土地真是神奇,土壤“汁液”丰富,投进去一些种子,就能给你贡献出一块充满希望的粮田。花生的肢体与叶片,吸收着阳光的能量欣欣向荣,本来干瘪幼小的花生果,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土地里变得洁白、饱满,等到有一天被人们一锹挖出或者一把拔出,那些果实也会在突如其来的光亮下抖擻起来吧。

女儿对于花生的这种生长、结果方式是好奇的,她蹲在一株花生前研究了许多,想要弄明白花生地上生长与地下生长的关系,一些粮食,是挂在枝干上成熟的,另外一些粮食,是埋在土壤里成熟的,它们都是可爱的粮食,如果不了解它们的生长与收获过程,又怎会对它们心生热爱呢?

我是做过农活的人,自认为认识所有的庄稼,但这一次还是闹了点笑话,误把一株高粱认成了玉米——这是怎么回事,为什么现在高粱的叶子,会那么像玉米?我记得以前,高粱的身材是高高瘦瘦的,叶子也是细长的,但我那天看到的,分明长着玉米一样宽宽的叶子,最后帮我确定那株植物身份的工具,是手机里安装的植物识别软件。

记得看过一篇文章,说在大城市出生并长大的孩子,最多认识二三十种植物,这是完全可能的,韭菜与麦苗有什么区别?大人都不容易分辨出来,更别说小孩了。

在老家大自然中闲逛的那几个早晨,女儿只认识路边各种草中的一种——狗尾巴草,这种草的知名度实在太高了,估计所有小朋友都认识。但除了狗尾巴草,其它像稗子、小鸡草、沿



阶草、彩叶草、沿阶草、刺蓟、葎草等,一律都是认不出来的,我能认出来,也是借助植物识别软件的结果。以后能认出田地里一半以上植物的人,哪怕是农民,都不会太多了,再以后,恐怕绝大多数人,想要知道植物的名字,都得依靠软件与互联网。

女儿在路边发现了一种很独特的植物,它的叶片很肥厚,周边长了几枚小刺,形状据她形容,说是像牛魔王夫人用的芭蕉扇缩小版,手机给出的答案是“猫儿刺”,也叫“老虎刺”,意思是这种叶片的形状像猫或老虎的脸庞。没能扫出类似“牛夫人的芭蕉扇”这样的名字,女儿有点儿失望,但却牢牢记住了这种植物的名字。

经过几天的寻访,女儿已经喜欢上了这种田野行动,她真切地了解了它们,看到了它们的形状,知道了它们的特征,品尝了它们的味道。其中最为令她觉得震撼的是,去嗅一株野花椒树的味道,果实还处在青涩期的野花椒树,已经有了它独特的辛辣与清香气味,深吸一口气,花椒的味道直入肺腑与脑海。这样的味道,是一种礼物,这种礼物,无比清楚地解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——人是依附于大自然而生的,人行走在自然中,每走一步都会得到自然的馈赠,这是多么令人感激的事情。

这个暑假,女儿想要认识一百种植物,这也是一些植物研究工作者对孩子们的一个期望。当然,真正记住这些植物是困难的,好在方法总比困难多,只要在一段时间里,频繁接触,反复确认,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。等到暑假结束时,一个孩子很高兴地宣布认识了一百种植物,这该是一件值得小小骄傲的事情。

作者简介:

韩浩月,知名文化评论人,专栏作家,著有《世间的陀螺》《错过他乡》等。

满卷书香

那些正在消散的老艺人

◆胡艳丽

一个弓着腰头发花白的老汉,用一个板车拉烤炉卖烤红薯,他很少说话,声音异常的沙哑,板车上竖着一块纸牌,上书“烤红薯五分钱一斤,包甜”。一个老姐,提一个铝盒,不论冬夏给老头送饭,默默为他捶背擦汗。

没有人能想到,这一对生活落魄的老两口,曾是名振江西的地方戏名角,他们不仅唱功了得,还一身功夫,老汉年轻时将长中沾了水,甩出去便如同鞭子,老姐曾经甩水袖翩若惊鸿。

然而,在时光中凋落的,又何必止这一对老艺人?

傅菲在《木与刀》一书中,用满怀深情的笔触,写下了13个忧伤的故事,每一个故事的主角,都是一位传统民间艺术的传承人,他们曾经冬练三九、夏练三伏,用一辈子的时间磨练一项技艺。

八季锦的老掌柜,对待丝绸,自有一番态度:“丝绸是石中的翡翠,泥烧的青花,高贵、稀有,丝绸中有蚕的命。”土陶厂的老泥工说:“泥是我的胞衣,也是我的棺槨。”泥就是他的命。雕刻的师傅说:“磨刀就是磨人,用刀就是磨气。锋藏在刃口,气藏在腕里。人磨得不轻浮了,就可以用刀了。”耀宗的师傅,曾经耗费数年的时间,为一座大宅院做好所有的木雕,大功告成之后,这位师傅一下变得很苍老,他倾尽了毕生所学,耗尽了半生余力,让这大宅院从此有了他的生命。

作者沿着少年时的记忆,一一寻访那些尚在人间的老艺人,追溯他们及祖辈的故事,用一枝灵动又不失古朴之笔,重现历史缝隙里的斑駁过往,重现新与旧的时光交错,重现那些老艺人可悲、可叹、可歌、可泣的故事。

血与泪融合,风与火相和。饶河班的班主,也就是文章开头那位卖红薯的老汉,为不给日军军官唱戏,吞木炭表气节,烧坏了嗓子,却为饶河撑起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,他唱的最后一曲岳老拳“野火寸草烧不尽,泰山鸿毛知轻重,风雪除夕难终夜,精忠报国付烟云”,成为他最后的绝唱。

八季锦的刘恩慈,在他眼中,丝绸中有蚕的命,穿丝绸的人就应有蚕的负笈。因此他的丝绸每年只染八匹,且只送不卖。乱世当中,一位“战功赫赫”的军阀,为外室美眷来讨要丝绸,刘恩慈怒言:“我们国已破,山河被外强蹂躏,顾长官还私藏女人,日日享受春波。”他亲手焚毁了家中藏的全部丝绸,悬梁自尽,他用生命维护了丝绸如蚕一般的贞洁。

文化快讯

传统手工与现代技术的融合与创新

中日匠人对话“造物之美”

本报记者杨奕萍北京报道 中川周士的手工香榧木桶,与松下的IH技术结合,可以给香榧桶降温;八木隆裕的茶叶桶,打开盖子,可以发出乐音;两片电风扇叶片转动带出的微风,穿过竹编的网,就好像是穿越竹林的山野之风……

难以想象的传统手工与现代技术的融合作品,就这样出现在我们眼前。7月19日,“‘造物之美’的传承与创新”中日匠人对话会,在北京松下纪念馆举行。对话会立足于正在馆内展出的“京都和凤家展”,邀请中日匠人代表及文化界代表,共同探讨传统“造物”的过去与未来,传承与创新。

对话会上,大家一致认为,不论是过去与现在,一位顶尖匠人的背后,都是技艺与态度的双重修炼。所谓工匠精神,最终是对待工作、对待所从事的行业的热爱精神。只有那些倾注了工匠精神的器物,才能契合人的精神和需要,而热爱生活、拥有梦想的人,会同样认同这样的匠心之美。

为了不让手中的木艺技艺消



书名:《木与刀》
著者:傅菲
出版社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出版时间:2019年1月

日子再难,世道再苦,这些民间老艺人,都不曾为了半斗米折腰。为了民族尊严,为了人生大义,置生死于度外。气节是不能吃的,大义也是不能变通的,他们只存在于人的心中。风骨可抵住敌人的枪口,却抵不住现代经济的冲击;老艺人对传统艺术的执着热爱,也抵不住时光的变迁。

造纸艺人的后辈,再也不愿守着日日重复的手工劳作,去对抗工业化生产出来的批量纸张,大山的孩子们渐渐走出了竹林,走进了城市,化在了打工者的浪潮之中,再难辨认。

制陶的匠人,父辈还在坚守着技艺,但孩子们不愿经历历火的历练。龙窑的火一经熄灭,就难再续,它的主人扑向了多姿多彩的现代生活,唯留祖辈无奈又孤独的眼神,投向繁华的虚空。

老艺人不可避免地老去了,苍老的手再也打不动泥棍、刻不动木头、挥不了水袖,调制不了经久存香的丝绸染料。当世界各地在呼唤着工匠精神,推行手造艺术品的时代,我们曾经连着土地生长的民艺却如潮水一样消退了。勿说百年世事更迭,哪怕仅仅30年的传承断裂,就足以对一项传统民艺造成致命的打击,再坚初的艺术也断不起根、伤不起魂。

“民间艺人手工制出的纸里,存有造纸人的体温、血脉和脾气,孤独在纸中沉淀”,其实孤独的并不仅仅是造纸的师傅。所有传承民间技艺,用手造物的艺人,都将生命赋予于物,让他们在岁月中展现自己的精神和气韵。

而今,他们正在消散,成为岁月的旧梦,时间飘落的灰烬。

失,日本匠人中川周士反复尝试,用到了200个功能各异的刨子,做出了“桶口两头尖”的香榧木桶。这种用传统技法与现代设计灵感结合打造的香榧桶堪称艺术品,立即被世界顶级香榧酒唐培里依的老板看中,在香榧桶上烫上了唐培里依的Logo。

中国匠人曾德钧自小对收音机着迷,热爱收音机及电台文化,深信这是人类史上的声音传奇,希望有温度、有故事的声音能够继续传递。为此,他逆时代而上,重拾电台黄金时代的经典,创立“猫王收音机”。

现场,作家周华诚感受颇深,尤其其他写过《造物之美》一书,探访过许多坚守匠心且不断努力创新的守艺之人。他说,“文化产品是未来我们生活中最高产品的追求。这次对话会,我有两点感受,一是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的结合,会诞生极富想象力的产品。二是用心做事的人,总是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好在后面开启。传统匠人们如此,现代企业也是如此。而持续创新、跨界合作,又将为这些美好提供路径。”

认识一百种植物

◆ 韩浩月



图:沈俊峰